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四十四回 袁軍師錦囊遺妙計 岳少保決算大驚人

話說太陰老母正打扮得滿頭花、拖地錦，盼到夜來請出王摩拜了天地，便自享用快活。不期幾個嘍囉慌張張來報說道：「太陰老母，這段姻親且不要十分拿穩。如今山下又有人打來，罵得萬般惡毒，只叫送新郎出去還他，萬事俱休；若藏匿不放，便要打上山來。趁早出去調停，免得後來爭競。」太陰老母聽了，作怒道：「我已吩咐不許通報。這新大王的兄弟今早已被我殺敗，怎又敢來！你們只去嚴守，由他叫罵，我只尋我樂事。且過了今夜，明日決不容他！」嘍囉道：「如今在山下叫罵的，不是先前的這個男人。如今叫罵的是個女人，在那裡口口聲聲叫罵寨主沒廉恥，霸佔了他丈夫，趕來拼命奪回，決不使今夜成親。」太陰老母忽聽見罵是佔了他的丈夫，便勃然惱怒道：「這等叫罵，便是新大王的前妻了。我今尚未與他成親，便就敢來吃醋，若不與他一個辣手了當，怎得乾淨！」因又急問道：「他比我生得如何？」嘍囉道：「據我看來，覺得比寨主嬌嫩好些。」太陰老母聽了，更是惱怒道：「原來他有年少嬌妻，便只嫌我中年，裝靦腆不來就我。若不殺絕，怎消我恨！」一時著了真氣惱，遂卸不盡滿頭花朵，脫不了遍體羅衣，惱恨一聲，帶領一眾嘍囉衝殺下山。你道來認王摩做丈夫的是什麼人？原來殷尚赤看見這個人急趕上去，卻是鄭天佑。因不勝驚喜，又不勝跌腳道：「王摩哥哥被人劫去，怎麼處？」遂將夜來之事、今來爭殺緣故說出。「你怎得到此？卻來得恰好，我兩人便好並力殺上山去，奪救哥哥。」鄭天佑笑道：「不消著急。我已帶了合山人眾，特來救取。」殷尚赤大喜道：「如今俱屯住在那裡？」鄭天佑因說道：「自從你那日同了王摩哥哥來後，眾弟兄回到廳中，馬鬣只自發躁，怪雲龍哥哥不肯打發他來。大頭領喝住。因想起賀雲龍先前發笑，必有緣故，遂再三問他。賀雲龍又笑說道：「我是笑二頭領此去，必被一個惡姻緣纏擾，強迫成親，故此發笑。」大頭領與眾弟兄聽了，一時俱驚疑，問道：「成親是件好事，怎麼是強迫纏擾？只不知他去逼人成親，還是別人強迫他？」賀雲龍道：「若是他去逼人，便是貪愛，不算是惡姻緣了。」大頭領聽了，大驚道：「既是別人逼他，可知這頭親事終可成就？」賀雲龍又笑說道：「若得成就，也算不得什麼纏擾了。」大頭領聽了，著急道：「若是這等必是被人暗算，誤入牢籠。我這裡須索快去救他。」屠俏大嫂聽了，也吃緊著急，問道：「可知那裡男人為女求親，女人自尋男人願配，那裡有多少婦人？」賀雲龍道：「端的是女人自尋男人，卻是甚多。大嫂既是疑心尚赤，須得自去走遭才好。」遂悄悄對大頭領說道：「二頭領已被人暗算去，紅裙中與酒作緣，雖不著魔，漏泄春光；若是救遲，恐啟後劫。我先前打發殷尚赤同去，正要使俏前去力救。若除了他去，便誤時刻，就不妙了。」因與大頭領並對武、何能各商議了一番。過了數日，便打發小弟同孫本並大嫂下山，臨行使小弟入內，吩咐了言語，又授我一個錦囊，限了日時，必要趕到，叫哥哥開看錦囊，內中自有妙計。故此連夜趕來，今日正午才到得寄遠鄉訪問，方知二頭領這些緣故。孫本同大嫂俱有馬匹，曉得要來廝殺，俱在養家收拾喂馬。我便先自趕來尋你。」遂探手胸前，取出錦囊，道：「你看過了，我還有話說。」殷尚赤忙接來拆看。只見上寫著兩行大字道：

屠俏權認丈夫，激出太陰老母。

弟兄急趨山後，攀援入救王摩。

殷尚赤看完，不勝驚喜。鄭天佑道：「當日大頭領吩咐，若大嫂臨時權委，全要在尚赤兄弟勸說。此是軍師以陰制陰的妙用。」殷尚赤點頭。早見孫本在前，屠俏在後，不一時到了面前，一齊下馬。殷尚赤與孫本相見過，即攜了屠俏向旁去，細細說知緣故。屠俏聽了，果是推辭道：「恁便是軍師不達道理。只前日替大伯擦了花臉遮蓋，吃黑瘋子作了笑柄。怎今日又叫去認二伯？一發使人笑壞！俺只不去。」說罷，便要上馬。殷尚赤忙扯住道：「這不過暫時權變。英雄豪傑作用，正使人不能我獨能之，始見本色。怎效村姑俗婦的見識！」屠俏聽了，一時大喜，遂商議一番，三人自去。

屠俏即上馬，掄動雙股劍，望獨火山殺來，向著山上百般叫罵。正叫罵間，只見這太陰老母一馬衝下山來，近前喝罵道：「賊賤潑婦！誰許你一人霸佔漢子？敢上門來尋討，可不自羞！若不殺你，終成後患！」屠俏笑罵道：「好個不識廉恥大膽妖狐！劫人強迫成親。及早送出，饒汝一死！」太陰老母大怒，舞著雙鐵鏈，套打過來。屠俏用雙股劍輕輕抵敵。一對女人在山前各逞本事，一場好殺。只殺得：

老陰無真火，陰少賽純陽。一個認真吃醋占新郎，一個假意搶奪奪夫主；一個是陰虛火盛賴陽滋，一個是弟廣兄多要頭領；一個仗多年風月會拿人，一個恃著錦囊行妙計；一個殺得繡帶飄飄，一個殺得髻兒歪禪。這番打破好姻親，再請去守十年寡。

兩個女人各顯手段，往來廝殺。這山上的男婦見屠俏生得標緻，又且本事高強，俱看得眼花繚亂，齊集山前。不期殷尚赤、孫本、鄭天佑將馬藏匿深林，遂窺到山後。沒人看守。見峭壁上掛滿藤葛，三人遂攀援而上，各出利刃，殺入寨中。眾嘍囉心慌，各四散逃躲。遂捉個婦人領路，打入房去，只見許多婦人圍繞著王摩，似醉非醉的坐著吃酒。殷尚赤大叫道：「王摩哥哥還捨不得？快同兄弟殺出！」王摩忽見三人到來，一時歡喜道：「俺吃恁婆娘牢軟，只硬脫跳不出威來。兄弟來得正好。你三人怎麼曉得趕來？」三人道：「哥哥快走，閒處慢說。」遂一齊趕出到堂上。見旁邊有刀，王摩搶在手中，遂並力殺下山來。已有嘍囉報知太陰老母。太陰老母得報大驚，急要來奪，卻被屠俏逼住，不肯放鬆半點，十分惱怒。忽鄭天佑趕來叫道：「王摩哥哥已是救出。軍師有令，不要傷他性命，饒他去吧。」屠俏聽了，便虛砍一劍，撥馬而走。太陰老母聽見王摩已去，不勝難捨，只緊緊追來。王摩見了道：「俺們回去，殺這潑賤。」鄭天佑道：「雲龍哥哥已有吩咐。」遂又向太陰老母高叫道：「昔日替夫尋李固，今朝枉自戀王摩。已後休趕！」遂同著王摩一齊而去。太陰老母見不可追，只得含恨自回。

王摩五人不一時到了墳上，安慰了孀娘，然後問及來救事情，並自述出緣故。彼此說了一番，深謝屠俏出力。殷尚赤遂入村去，買了許多酒饌來家。屠俏遂自動手，同養婆一屯烹庖炊煮，搬入堂中。四人圍坐，屠俏與養婆另是一桌，直吃到夜靜方止。王摩又住了兩日，然後拜別孀娘而去。這孀娘後來兒子回家，立成門戶，不久去世。

這王摩五人不幾日到麒麟山來，只見寨宇全無，山荒路絕。再訪問人，方知王突死久，四子皆被金將傷害。王摩不勝傷感，只得向山流淚，撮土為香，拜謝王突收育一場。遂打發鄭天佑先回去報知哥哥並兄弟。過不一日，又使殷尚赤、屠俏兩騎馬先走，自己同孫本步行。行了多日，方才到得湖岸。已有船伺候，迎接上船。將到半湖，楊么率領眾兄弟相迎上山，同人廳堂。王摩拜見楊么。細述得見孀娘以及諸事。遂向賀雲龍、袁武、何能深謝錦囊妙計，然後與眾兄弟各各相見過。酒席早已齊備，各依次坐飲。

飲了半晌，王摩遂問別後可曾與宋軍接戰。楊么笑道：「聞人成已是喪膽，只在蘄州觀望。我因兄弟未回，便將大事因循。且喜今日已回。今我胸中不足者，是忠言逆耳，過後冰消。向日誅諫秦檜一班奸佞，已是面許；誰知近日使人來探聽，猶然獻謔。可恨那日在城中，不曾同眾兄弟去手刃此數人。再者四處盜賊未除，使楊么日有所憂。」馬鬣道：「那日兀恁趕喪般扯跳，只學的呆鳥過後瞎嘴沒力。」袁武、何能齊說道：「哥哥既要除天下之害，即今兵分兩路，一去追聞人成，便可剿滅蒲牢；一去削平毛姥，同聚臨安，東南半壁不足憂矣。」楊么聽了點頭。又飲了半晌，因說道：「我們得蒙四維真人點明瞭前世，大仇盡泄，只覺胸次漸平。若據我今日，較之前身，實乃轟烈。我想前世堂名『忠義』，我今亦將此堂為『忠義堂』。明日使人懸立，未為不可。」眾人俱說有理。賀雲龍因說道：「哥哥既曉得真人指明瞭前仇，胸次漸平。須知冤仇莫結，若又去尋人種冤種仇，則冤仇相報，何日了期？據兄弟看來，這班奸人實也是應宋運而生。他有他的冤仇，未必不是今來報復，亦未必便沒人去害他。此是循環定理，哥哥不可過於不平。只宜自己循序而行，須看前程有多少路，盡力而行便了。」楊么聽了點頭道：「雲龍識見，果是高人。」自此與眾兄弟盡歡而止。

到了次日席間，賀雲龍因對楊么說道：「兄弟前日奉哥哥之令，去見真人，不期真人採藥未歸。彼時欲要打發殷尚赤先回，兄弟在山等候，恐兩位哥哥與眾弟兄記念，只得同了回來。滿望就去，不期宋軍邀戰，二頭領又出，是以遲到如今。因思昔年弟殷

殷善誘，一旦相違數載，弟子之誼全虧。清夜自思，實有不安。近日家師必回觀中，明早拜辭兩位哥哥並眾位弟兄，容去拜見真人一番，再來與哥哥、眾弟兄同聚。」楊么道：「如今識此路徑，往來甚便，若去問明了後面的幾句，更是暢心。只是這井中上下扯拽，還覺不便。雲龍兄弟且住一日，我今使人在笑傲亭旁，另開一條地道，鋪填層級到了井底，然後走入穴去，豈不更便。倘或我們有一日清閒，去拜見真人一面也好。只是你前日在廬『山』上，下穴到此，實有多遠，裡面怎個光景？」賀雲龍道：「穴中有如明鏡，如來若去，實與塵世迥別，行動有類兩肋生風。據我看來，只好比外面行程，約有百里。」楊么道：「兄弟前日去時，在路走了多少日期才到廬山？」賀雲龍道：「那時同尚赤一路盤桓，實走了三十餘日。」楊么聽了，驚問道：「你二人去後，我屈指算來，將及半年。我向來不曾問及，你又在何處耽擱？」賀雲龍道：「兄弟並沒處耽擱，只在觀中留宿了一夜。」楊么聽了，甚是驚疑不信。袁武笑說道：「哥哥豈不曉得山中七日世上千年，即此調也。」楊么聽了，方才大喜道：「真仙境也。我等日後安可不去？」遂使人開鑿，又懸立『忠義堂』名。不消幾日，開鑿了一條暗道，賀雲龍即便辭別。楊么遂治了素席，也他送行，又取了信香，煩問後來消息。一時眾弟兄皆來相托，賀雲龍一一應允。楊么與眾兄弟送賀雲龍從笑傲亭旁走入暗道。到了石門，讓賀雲龍走入，相訂早回。賀雲龍舉手作別，望前而去。

楊么等回到廳中，備酒慶賀『忠義堂』名，一連數日。然後與袁武、何能商議進取之策。忽探事的來報說道：「朝中知聞人成兵敗，今又按兵規避，虛費糧草，朝廷震怒，已召回聞人成議罪。遂詔遣招討張濬、吳□、吳璘三將來討湖中，不日到來。」楊么見報，歡喜說道：「張濬、吳氏弟兄，實係宿將。若使其敗去，則我勢益張也。」

果不幾日，張濬等領兵下湖邀戰。楊么等即駕輪船，照前衝突。幸喜張濬、吳□、吳璘用兵有紀，雖不致大敗虧輸，卻被輪船衝殺得七斷八續，一時首尾難顧。方知輪船難敵，只得收軍屯立湖岸。使人伐木釘入水中，將船圍在中間，以防輪船衝突。然後使輕捷快船到君山來挑戰，及見輪動衝擊，便避入木柵中來守禦。楊么見了大笑。相持多日，遂與眾兄弟上山，只吩咐戰艦應敵。張濬等無計可施，不勝納悶。早有朝中議論他玩兵，催督進剿。

此時已是建炎五年春，高宗祭祀南郊，大赦民間，及進爵有功。過不多日，早有岳飛帶領二子入朝謝恩。原來這岳飛當日在宗澤帳下隨徵，屢有功勞。今又建立大功，一時朝中不能掩抑，遂加進少保之職，二子岳雲、岳憲亦皆進爵。深感皇恩，遂留下應敵之策，將一應軍情付與偏將代管，父子三人只帶了牛皋跟隨，一日悄離營寨，星夜入朝謝恩。高宗即御便殿，問了一番北地事情。岳飛條陳甚悉，高宗十分優待，謝恩而出。卻有張濬三人使人上表請罪。高宗見表，暗暗尋思道：「楊么驍勇，非岳飛不能制之。」即傳旨遣岳飛討徵楊么。因念張濬、吳□、吳璘昔日有功，召回朝中另用。岳飛入朝領旨，高宗宣進御前，暗諭往事。岳飛拜謝而出，即領二子並牛皋連夜起身。

不日到了張濬營中。張濬等接過了旨意，然後與岳飛相見，細述：「楊么輪船行如掣電，勢若泰山，人皆不敢攪其鋒；屢次進兵，實難取勝。少保此來，必有妙用。我等三人即解印入朝待罪。」遂將一應軍務交割明白，隨即起身。岳飛留住說道：「楊么巨賊，據山設險；又仗輪船，急切難攻。若以岳某不才謀算，請三位大人少留八日，當可一鼓而破楊么，同歸臨安面聖可也。」張濬聽了，不勝驚訝道：「少保此言，毋乃太謬？我與少保皆能陸地勝人，這水面上事，實非慣熟。水面行兵不過同用舟楫，還可致勝。今楊么據水，仗用輪船，衝到之處，俱被覆溺。少保雖有神謀力勇，吾謂不一二年間，終給收服。何輕言殲滅巨盜於八日耶？此言吾不信也。」吳□、吳璘亦同聲說道：「我三人在此，徒食君祿，不自知恥。少保此言，特以相戲示辱耳！」岳飛聽了，忙正色說道「岳飛言不亂發，言必有中，豈可視為戲言？我今以官兵去破湖賊，勢必遷延，誠如張大人所言；若以湖賊去攻湖賊，楊么等豈能出我範圍？旦夕可擒。請三位大人少留自知。」三人只得住下。岳飛即去整飭船隻，戒嚴將士。到了夜間，喚過二子近前，暗暗囑咐了一番，二子得計而去。到了次日傍晚，喚過牛皋，捧了一個木匣，上了一隻小舟，使人棹槳，傍著湖岸繞著蘆葦，遠望君山形勢以及各處灘嶺，不勝觸目而笑。等到夜深，遂棹到見機嶺來。此時將及半夜，到了嶺下，早被巡卒將船拿住，喝問跳上船來。岳飛說道：「我乃湯陰縣岳飛，素與黃佐有交，今夜特來探望。你可速去與我報知。」這巡卒見說是黃頭領舊友，遂一面留住小舟，一面飛報上嶺。只因這一報，有分教：

蟻聚穴中呈幻相，邯鄲一枕攀黃梁。